

特寫文學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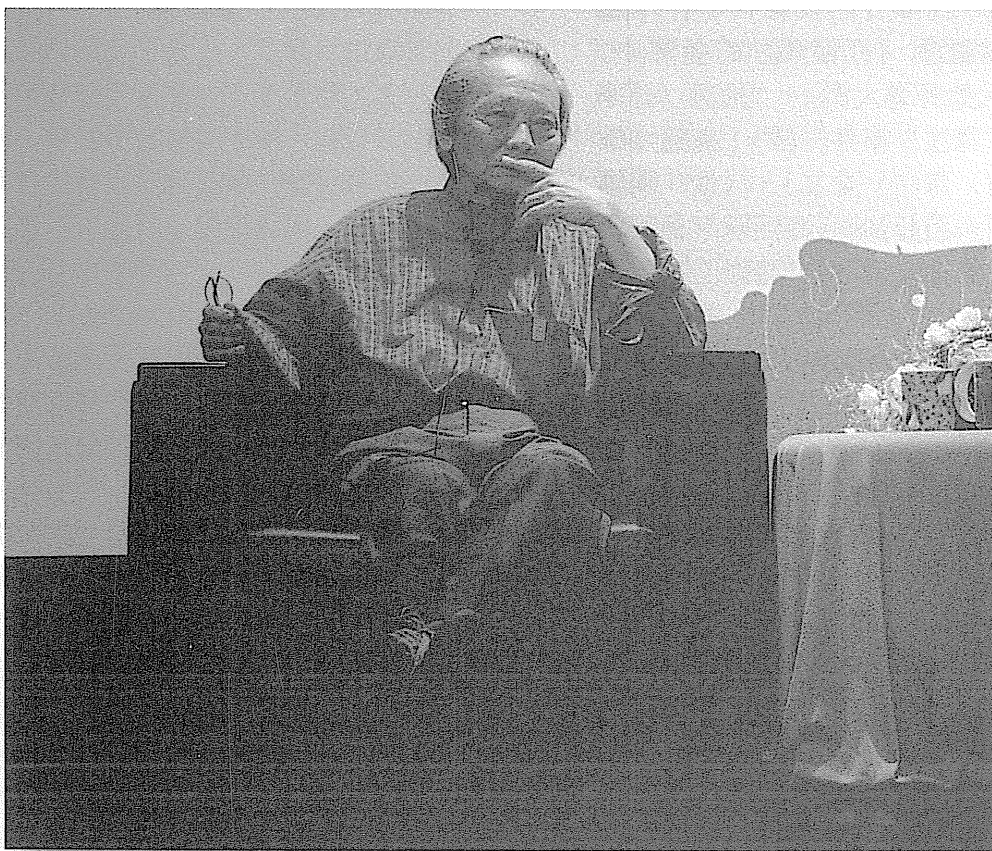
撰文／林乃文·莊紫蓉·蕭友泰·陳延宗·張瑋儀·蔡佳芳·楊滢靜

鍾肇政——鍾肇政的台灣塑造

千禧年，鍾肇政雖為嚴重咳嗽痼疾所苦，然其活動力不遜於年輕人，散放出璀璨的光華。今就其二〇〇〇年的活動擇其要者報告如下：

鍾老之夜——二〇〇〇年元月十九日寶島客家電台等，於台北市台灣師大綜合大樓舉辦一場「鍾老之夜——客家歌謠音樂會」，為鍾老祝壽，並賀鍾老夫婦金婚。台灣總統候選人陳水扁也到場祝賀。

五十年前，鍾老結婚。第二年，用剛學了才五、六年的中文，寫成一篇〈婚後〉，內容是藉著給老友的信，述說結婚一年多的體驗與心情。他眼中的新婚妻子，認命、勤勞、孝順、隨遇而安，與公婆、小姑相處融洽，對待丈夫的朋友親切得體。文章寫成，應徵《自由談》的命題徵文，竟獲入選。此後，狂熱地猛寫，有些題材來自於夫人的口述，亦有以夫人為模特兒者，例如〈圳旁人家〉。這是鍾老於一九五四年利用暑假寫成的長篇「習



(陳文發攝影)

作」，寫完尚未整理修改即擱置一旁。塵封了四十四年之後，一九九八年被錢鴻鈞（鍾肇政研究者）發現出土。這篇十萬字長篇小說，鍾老從日文轉換到中文的痕跡清晰可見，而小說裡的女主角，勤儉孝順的個性，隱約有鍾夫人的影子，可以看出鍾老對妻子的愛與敬重。在鍾老夫婦結婚五十週年的千禧年，〈圳旁人家〉經過筆者與錢鴻鈞整理並安排次年於《台灣新聞報》發表，與世人見面，見證鍾老的文學軌跡與愛情。

另者，據悉鍾老之夜音樂會，原來的題目是「向鍾老致敬——客家歌謠音樂會」，因鍾老反對而改成「鍾老之夜——客家歌謠音樂會」。

*獲頒二等景星勳章——五月三日，李登輝總統頒贈國家二等景星勳章給鍾肇政。

從一九五一年的〈婚後〉出發，五十年來鍾肇政右手寫小說，左手翻譯、隨筆、劇本，書信亦達五、六百萬字，包括一九六〇年第一部發表的長篇小說《魯冰花》，以及《濁流三部曲》、《台灣人三部曲》兩部大河小說，記錄台灣人民的生活、思想，建構了台灣人的形象。其作品總字數超過兩千萬字，創作數量之豐，獨步台灣文壇。尤其為台灣的大河小說奠基，開創性殊為可貴。

寫作之外，基於「夥伴意識」，鍾肇政於一九五七年創辦「文友通訊」，與文友互相切磋鼓勵。一九六五年——台灣文學遭受打壓、蔑視的年代——獨力編成《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》和《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》兩大叢書共二十本，為戰後第一代、第二代作家爭取出書的機會，也為

台灣文學提出一份可觀的成績單。一九六四年《台灣文藝》創刊之後，從初期幫忙吳濁流看稿，到擔任編輯，到一九七七年吳氏身故後更一肩扛起雜誌的擔子。一九七八年，接手《民眾日報》副刊主編，藉著這兩個園地，培養眾多文壇新秀。一九八九年～一九九三年，主編《台灣作家全集》，網羅了日據時期、戰後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共五十七位小說家的作品，計達五十冊之巨。

鍾肇政多年來為台灣文學所付出的心力，以及所獲得的成果，榮獲二等景星勳章，實至名歸。而贈勳給他的是淡水中學老學長李登輝總統，更有特殊意義。

六十二年前，鍾肇政離開故鄉，來到淡水中學。那五年學寮生活，在「皇民化」的嚴格教育下，個性不同、背景各異的同學之間的來往互動，初嘗的戀愛，對「性」的好奇與理解，這種種讓少年鍾肇政身心急劇地變化，由懵懂少年而憂鬱青年，內心深處的文學的鄉愁悄悄被喚起。一九六四年，他動筆將那一段青春歲月的成長經驗寫下來，那就是《八角塔下》。

*獲邀擔任總統府資政——五月四日，總統當選人陳水扁先生親至龍潭邀請鍾肇政擔任總統府資政。

數十年來的寫作歷程，鍾肇政深切地體會到台灣創作環境的惡劣，早年反共、戰鬥文藝時代，創作題材受限，解嚴之前，文藝創作者無不小心翼翼，恐怕一不小心惹來殺身之禍、牢獄之災。因而為文藝工作者爭取一個自由無憂的創作空間，一直是他的心願。答應陳水扁總統的邀請出任總統府資政，鍾老意在推動成立直屬

中央的「國家藝術院」，以提供台灣的文藝工作者最大的自由和最好的環境，從而提高國家的藝術水準，也提高藝術的地位。他的構想什麼時候可以實現，還是個未知數，他說：「只要阿扁總統認同藝術院的構想，我能夠等。」

身為客家人的鍾肇政，深感客家語言文化流失的嚴重性，過去多年來，對保存發揚客家文化，投注不少心力——擔任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董事長、寶島客家電臺基金會董事長，尚以營長身分參與「客家文化夏令營」，迄今年止夏令營辦了十一次，他擔任營長達十次。當上資政，搶救客家母語文化是他另一個心願。他期待著阿扁總統實現他「客家政策白皮書」的承諾。

*《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》出版：錢鴻鈞編，黃玉燕譯，九歌出版社，五月十日出版。

「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活動」—五月下旬鍾肇政與長他廿五歲的吳濁流訂交，緣於他在中央日報連載的小說〈濁流〉。自己的名字竟被用為書名，吳濁流透過報社找到了鍾肇政之後，兩人之間或見面暢談，或魚雁暢敘，忘年友誼很快地建立起來了。去年，錢鴻鈞將吳濁流給鍾肇政的書簡交給日文翻譯名家黃玉燕譯成中文，今年由九歌出版社出版。兩位台灣文學巨人的往返書信，具有某種歷史意義，是台灣文學寶貴的文獻。可惜，鍾肇政給吳濁流的信件已經散佚，乃一憾事。

一九六四年，吳濁流創辦的《台灣文藝》，鍾老從看稿、編輯，到接辦，參與甚多，後雖幾度易手由其他文友接辦，至

今鍾肇政仍深切關懷這本雜誌。吳濁流寫完二二八小說《台灣連翹》之後，因外在環境有危險的顧忌，乃將日文稿交託給鍾老，要他十年或二十年後再翻譯出版。鍾老不負所託，十年之後——一九八四年——親自將之翻譯公諸於世。兩人之間「文人相重」的可貴情誼，令人感佩。

鍾老對這位文學前輩的敬重，使他除了長年擔任「台灣文學獎」（後改名「吳濁流文學獎」）的主任委員之外，時時記掛於心的，就是籌建「吳濁流紀念館」，為此他努力了許多年。去年開始籌劃的「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活動」，內容有吳濁流文學國際研討會、吳濁流文藝營、「吳濁流路」命名，以及「吳濁流紀念館」破土典禮等等，於二〇〇〇年一一實現，鍾老的欣慰不在話下。

*《台灣文學十獎》出版：鍾肇政著，莊紫蓉編，前衛出版社，十一月出版。

這是一九九六年十月至一九九七年三月，鍾老應邀至武陵高中做了十場演講的筆錄，內容為台灣文學從萌芽到開花、成熟各期的梗概，可謂台灣文學史的入門書。附錄有三篇鍾肇政專訪，一篇鍾肇政文學專論。由本書可窺見鍾肇政對於文學——尤其台灣文學——所抱持的使命感，以及他對文學的見解與深情。

*《鍾肇政全集》第二批十冊出版：鍾肇政著，陳宏銘、錢鴻鈞、莊紫蓉編，桃園縣立文化中心十二月底出版。

出版鍾肇政全集，是桃園縣立文化中心（今文化局）於一九九八年提出的計畫。因鍾老作品數量龐大，翻譯和劇本不算，長篇、中短篇小說、隨筆等，加上與

文友來往書簡的一部份，可以編成每冊約六五〇頁的三十大冊，文化中心將逐年編列預算分批出版。首批四冊（台灣人三部曲上下、魯冰花/八角塔下、隨筆集一）已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。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底出版第二批，這十冊包括濁流三部曲上下、大壩/大圳、丹心耿耿屬斯人一姜紹祖傳/馬黑坡風雲/馬利科彎英雄傳、青春行/望春風、川中島/戰火/靈潭恨、卑南平原/夕暮大稻埕、原鄉人/怒濤、中短篇小說（一）、隨筆集（二）等。鍾肇政的作品早已公認是台灣文學重要的資產，故以鍾肇政全集的方式整理出版，意義深遠。

*《鍾肇政的台灣塑像》出版：黃秋芳著，時報出版社，十二月廿日出版。

一九九九年，第三屆國家文藝基金會文藝獎，文學台灣基金會「台灣文學獎」、真理大學「台灣文學牛津獎」等三個獎項先後頒給鍾肇政，他自己說是幸運的一年，似乎忘了一年來爲了咳嗽痼疾頻頻進出醫院的痛苦。《鍾肇政的台灣塑像》是配合國家文藝獎而撰寫，二〇〇〇年出版。作者黃秋芳是鍾肇政的年輕「老友」，在這本傳記前面，她寫了這麼一段話：「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別人，像鍾肇政這樣，堅韌地、無聲地用漫長的一輩子，純粹地，只做一件事。用他的文字，用他的語言，用他的社會參與，用他一日又一日始終不曾更易的生活方式，一斧一鑿、年深日久，執拗著爲台灣塑像。」

用上面這段話來爲二〇〇〇年的鍾肇政下註腳，也是很恰當的。過去的每一

年、每一天，他也都是這樣走過來。的確，他「純粹地，只作一件事」，沒有比「純」這個字來說明鍾肇政的一生更恰當的了。

創作，再創作。

二〇〇〇年，鍾肇政還有許多其他的活動，例如七月六日在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頒發成就獎給葉石濤，批評高雄文化中心以「中正」爲名，沒有文化；七月十五日在北埔龍瑛宗作品研討會上演講，肯定龍瑛宗的文學成就；十一月四日在真理大學王昶雄文學會議上呼籲大家關心《台灣文藝》等等。他對台灣，對台灣文化的關心，無時或忘。

一整年飽受咳嗽、失眠的折磨，在鍾肇政心裡潛藏多年的歌德VS鍾肇政的文學與愛情交融的一部小說〈歌德文學之旅〉，一直沒有機會破繭而出。不過，筆者撰寫這篇拙文之前幾天曾經去拜訪鍾肇政，他發亮的眼神、朗朗的笑聲、活潑的舉止，充滿了年輕的活力。我深信，鍾肇政不久將會以嶄新的作品，再次展現他的才華和毅力。（莊紫蓉）